一動其怨嗟之心便足以召亂豈小事哉令而翕然聽從無一人敢有異志然後見聖人處事之妙葢如此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

君子者其可不知乎今須看周公以無逸戒成王未
說無逸底道理且先以稼穡為言何故周公極有深
意何則天下之至勞苦者莫如農夫也春則耐寒以
耕夏則耐暑著以耘至秋則又刈穫如寇盜之至蓋極
天下之勞苦無若農夫今試思日用之間那得一事
不自農夫來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農夫
之力也苟無農夫人且莫之得食況其他事乎彼人
主尊居九重所以敢於自逸只緣不知稼穡艱難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言以古人之盛德君臣之間猶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今其可以不然乎猶之為言可已而不已之辭也可已而不已此古人之所以盛也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蓋君臣之間誠意既交孚則下之為譏言惑亂人聽者自不能入矣大抵天下之理惟上之失道

自時我至惟人皆是名公前日之言周公舉其言以信之也名公亦嘗曰此其事是誠在我矣凡天命之寧與否民心之從與違皆不敢必所當自盡者惟人事而已這般所在當先觀大意以意逆志不當以文害辭大意只謂天命之去就人心之從違皆無可必之理惟盡人事為先觀名公言天亦曰我不敢知與周公之意同則召公之言可推矣在我後嗣子孫至在家不知此周公挽留召公之辭也召公毋謂今日

基業已成天命已固民心已安無可為者遽然便去萬一後來子孫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怠弛遏絶故佚祖宗之光明召公若不在朝於家何緣與知君若在其左右尚可以輔贊彌縫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訓以正道於其事之未萌而正救庶幾能扶持而不底於敗若退處於家既不與朝政則凡國家之大計安得而與聞之人君之得失安得而正救之與其在家不知曷若相與挽留而扶持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彞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割割喪也割喪殷家而申勸寧王之德寧王通文武

而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安天下之王也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人蓋在當時卓然可稱繫國家之興亡理亂者觀周公不言他人而獨舉此五人則可見其非常人矣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味此四句是五人者宜何如其人哉文王聖人之盛者也周家之治文王實致之也而文王則以無此五人往來於其中導迪常教我直是無德降於國人熟味

天上帝王佐輔相之業豈後世所能及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即召公所謂今王受命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也大抵有莫大之休美
便有莫大之艱難人主據富貴崇高之勢可謂無疆
之休矣然亦有無限可憂可懼者蓋此事常相對未
嘗只有一邊這邊有一分那邊便有一分隨其所處

偶之為言匹偶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
待而成臣者君之匹也三代之際君臣之間相視如
匹偶有一體之義秦漢以後凛然以勢分相臨而師
友之道喪不見其為偶者矣周公告召公汝當勉勉
不已為王之偶令一旦欲去則成王失其偶矣如偶
之一字皆是三代時議論後世豈復有此等言語在
亶乘茲大命信能乘此大命也大命即乃悉命汝之
命乘猶秉舟秉車之秉周公言召公當服秉此大命

今而欲去則為墜此命而不能秉矣丕承無疆之恤
此承字是承當之承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這箇無疆之恤須有人承當始得召公苟去其誰
承當此事周公言此欲名公身任天下之重也後世
國家大事為宰相大臣者皆莫能承當此亦可以見
古今之變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便非自彊不息之道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前曰予不惟若茲誥此復曰予不惠若茲多誥言辭之繁非聖人之得已也理所當言只得反覆言之然其本心豈以多言為美事哉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天命之無常與民心之罔常懷不可保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謂召公汝亦知夫明民德乎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心之初亦無不欲為善也但後來漸漸不好所以不能厥終汝今雖做得前面一段然若便欲去則無後面一段矣爾當祗我之言自此往其敬用治周公告召公反覆乎敬之一辭蓋纔見功之已成便非所謂敬也讀君奭一篇可以見三代王佐之心可以見三代王佐之事業